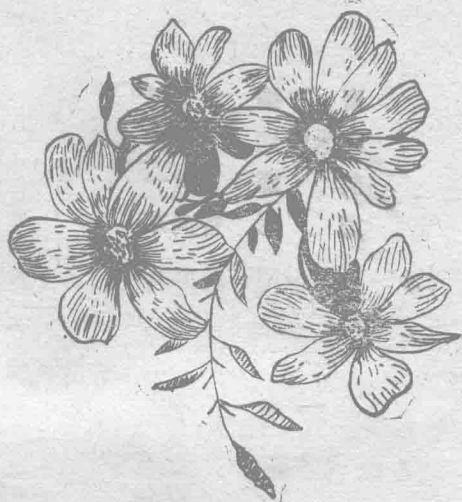


鴉 鴉



儿童文学园丁奖 集刊(七)





鴉 鴉

儿童文学园丁奖 集刊(七)

儿童文学园丁奖委员会编

少年儿童出版社

责 编 黄修纪
美术责编 毛用坤
封 面 丁纯一
摄 影 钟向东

儿童文学园丁奖集刊(七)

鸦 鸦

儿童文学园丁奖委员会编

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

(上海延安西路 1538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市印刷十二厂排版 上海市印刷十二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9.25 字数 196,000

1989 年 5 月第 1 版 1989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700

ISBN7-5324-0535-4/I-251(儿) 定价: 3.10元

目 录

关于儿童文学园丁奖和第七届评奖.....	
..... 儿童文学园丁奖委员会	1
千树万树鲜花开..... 陈伯吹	4

• 获奖作品和评论 •

鸦鸦(小说)	施雁冰	13
命题作文有佳作.....	朱 彦	19
六个矮儿子(低幼文学).....	沈百英	24
妙在构思——《六个矮儿子》读后感.....	江 英	28
虎孩(小说)	刘兴诗	32
贵在出情——读《虎孩》有感.....	鹤 仙	104
老人簪(小说)	吴 天	110
透视人物的心理——致《老人簪》的作者吴天同志	张成新	123

橡皮膏大王(小说)	张之路	129
儿童小说与艺术形式创作新漫议——关于《橡皮膏大王》 及其他	周 晓	139
“奶奶”神仙鱼(小说)	张丽玲	146
沟通心声的桥——《“奶奶”神仙鱼》发表前后	张锡昌	152
驼铃叮咚(小说)	汪晓军	157
一支悠扬动人的乐曲——《驼铃叮咚》漫议	樊发稼	162
笼中鸟(童话)	李仁晓	170
孩子需要这样的童话——读《笼中鸟》的联想	李楚城	179
草丛里的小陨石(童话)	魏滨海	185
受压抑的社会心态的曝光——读童话《草丛里的小陨石》 有感	王伯方	192
西瓜房子(童话)	孙幼军	197
生活是这样的——赞孙幼军的《西瓜房子》	黄亦波	206
他才十八岁(诗)	黎焕颐	212
诗的祭奠——读黎焕颐的《他才十八岁》	高洪波	216
我和“机器人”(科幻小说)	尤 异	222
冬天里的一朵玫瑰——评科学幻想小说《我和“机器人”》	黄廷元	245

走在五彩缤纷的地方(低幼文学).....	普 飞	251
散发着彩虹一般光彩的童话散文.....	刘以浦	254
沙滩上,有一行温暖的诗(低幼文学).....	班 马	260
一个大海边的谜——读《沙滩上,有一行温暖的诗》	朱效文	264
像音乐和像锤子的敲门声(低幼文学).....	张秋生	269
生活与美的结合.....	黄修纪	272
儿童文学面临商业化的挑战.....	陈子君	276
小议朗诵诗.....	高洪波	280
儿童文学记事(1987年).....	盛巽昌	283
后记.....		289

关于儿童文学园丁奖和第七届评奖

儿童文学园丁奖委员会

套用一句常用的口头禅：“光阴如箭，日月似梭”，创立于1981年5月的“儿童文学园丁奖”，迄于今年5月，转瞬间已经评选了七届作品，发放了七次奖金，在儿童文学界和文学界，以至于教育界，起到了一定程度的促进作用，而获得了不断地有好作品出现。

以美好的、有营养的精神粮食，哺育着下一代更好地成长，这个工作是非常重要的，非常有意义的，可惜的是文学与教育方面工作的人士，重视得还不够，而有关领导往往无暇及此。我们的文学事业、特别是儿童文学事业所以没能迅速前进，这难道不是其中的一个因素吗？

但我们这一伙志同道合的同志们，尽管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毅然通力合作，总算能够突破困难，一年一度地评奖发奖，从未中止过。至于成绩如何，有这样一系列出版的七册《集刊》(1—7)在，可以严格地批评指教。

关于这次评奖，由于目前货币贬值，物价上涨，我们这个工作，将难于为继，说不定会被迫夭折。那也是“上有所好，

下必甚焉”，受经济压迫的结果。尽管如此，我们还得打好这一仗——甚至尽管是最后的一仗。

在这次评奖的结果，以九十二岁高龄的老教育家、老编辑家沈百英先生的作品《六个矮儿子》获奖。以光荣退休的高龄，仍不忘他一生操劳的本职工作，在休养的日子里，不忘为下一代写作，而且作着难度较高的幼儿文学作品。他的这一诗篇，不仅值得赞赏，而且应该致以敬意。

同样地获得小说奖的施雁冰同志，早年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师范学校。当她在校肄业时，已在报刊上发表作品。待等她当教师多年后，以工作上需要，转业当编辑时，尽管工作负担沉重，却牢牢地不忘业余写作，进步十分显著。她此次以《鸦鸦》获得小说奖，是理所当然，势所必至的。祝愿她执着生化妙笔，继续前进，为儿童文学争光，（有些作家瞧不起这基本的重要的文学工作，那是可以说鲁迅先生的叛徒）给儿童少年们以美好丰富的精神粮食，哺育他们成长。这也是“为人民服务”的最好工作。

此外这一届的优秀作品，所在都有：小说方面有吴天的《老人箐》，读来叩人心弦，写出了山野间穷乡僻壤的老人与孩子的生活，应该说作品向社会人士（特别是向居于高位的领导）提出了一个触目惊心的社会问题。作者还是一位新手，可是一鸣惊人，我们应寄以厚望。张之路和汪晓军两位的作品：前者生活气息浓，味道足；后者语文美、诗意浓。《虎孩》是一篇具有情节离奇，异国风光的小说。虎而有人性，读来令人思索，回味无穷。张丽玲女士从香港寄来了作品《“奶奶”神仙鱼》，题材新颖别致，可从作品中领略一些海外的生活情况，相信读者会喜爱欢迎的。

在这一届获奖的作品里，看来小说与诗歌较为突出。那《他才十八岁》的诗，铿锵读来，不愧是大手笔之作。我们欢迎诗人黎焕颐多为孩子们“唱歌”。张秋生与班马同志，各出一首：有音乐般的叩门声，有沙滩上的温暖，前者还能作为幼儿园的乐章。

相形之下，童话有些逊色。不过两位作者都是斲轮老手，《西瓜房子》与《笼中鸟》，都是可读的童话作品。如果再阅读一下新人魏滨海的作品，也是出手不凡，写的虽然是童话，却不能不叫人认为它也是有情有趣的散文诗。

这儿篇幅有限，未尽所言，总的看来，这一届被发奖的作品，仍然有所前进，祝作家们健步的“行程”，直上高山，登峰造极。至于评奖委员们付出的辛劳，功不可殁，也应该诚恳的致以敬意，并深切地感谢。

希望明年能与热心对儿童文学怀有热忱的各位再见！

一九八八年八月

千树万树鲜花开

陈伯吹

1978年10月，当年的国家出版局，在风景秀丽的庐山，召开“全国从事少年儿童出版工作者座谈会”，出席的有各省、市、区的局长、社长、编辑等二百余人，他们原本对革命文化事业，涌着满腔热情，怀着凌云壮志，对被“四人帮”断伤了十多年的、已奄奄一息的出版事业，同心同德地誓将它复苏过来，进而欣欣向荣。领导方面的意图，受到与会者的欢迎和拥护，他们自身也获得了鼓励。

我欢欣鼓舞地下山回到工作岗位上，考虑到自己作为一个教师，又当编辑，也从事写作，基本上是个教师兼编辑的文化工作者，而且早在1925年写成了《学校生活记》(1927年1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以后在业余时间里坚持写作，将近六十年来的稿费收入，在“文化大革命”时期竟被抄没，如今这笔储蓄存款，又像安徒生的童话《幸运的套鞋》那样，幸运地回归到了它主人的口袋里。生活俭约的我，在庐山秋天里的春天的温暖气流里，下决心将积储的五万五千元，作为“儿童文学园丁奖”(实在是文学创作奖)的基金，每年5月，向上年

度优秀创作的作家发奖，七年(1981—1987)来，已发奖金近三万元。奖金虽然不大，但是鼓励的意义不小，这在已经出版的六本《集刊》上，可以一望而知地反映出来。

只是近年来通货膨胀，基金无形贬值，不知这个奖能在评选作品发放奖金上维持几个年头？……我不为自己的捐款有所忧心忡忡，而是为评奖工作担心。

从这一届获奖作品的质量看，与前几届相比，是高是低很难说，本来作品评比，是个难题，可不可以说句“伯仲之间见伊吕”？如果深入分析，除了较突出的几篇以外，余者一般说来，并不是作品的质量上有显著的高低，而是在题材上、写法上有没有特点、特色。

敞开来说，本届在幼儿文学方面，获奖的是一位92岁老作家(同时也是老教师，老编辑)沈百英。学有素养，童心未泯，他为他所钟爱的孩子们，写出了《六个矮儿子》，读来既有形象，又有故事，也有意义，更有趣味，令人想起了华德·狄斯耐的著名动画片《白雪公主》中的矮人儿来。幼儿文学作品看来短小，浅显，却不易写，它同样被要求既要有好的教育思想，又要有好的作品结构，更要有好的艺术兴趣。要不是作者具有教育理论，又有丰富的教学生活，是不可能写出这样的好作品来的。

在文学史上，某些作家和作品，有被称为“问题剧作家”的，也有被称为“问题小说”的，前者如挪威的易卜生，他的作品《娜拉》(或译《傀儡家庭》)，以及《社会支柱》，《群鬼》和《国民公敌》等等，特别是前者，从作家笔尖下到舞台上，影响所及，开了妇女解放运动的先河。这就是显现了文学的时代精神，启动了文学的社会功能。在演义小说中，在章回末

常向读者补上这么一句：“欲知后事如何，请看有诗为证”，这儿，请容许我套用一下：“请看小说为证”了。

施雁冰曾经是一位教师，其后因工作的需要，转业担任编辑多年，但是她业余写作不辍，成绩斐然，而这回又获小说奖。她写《鸦鸦》的动机，是她在工作中，接读吉林省琿春县第四中学一年级生苏友露的来信，有目的地要求作家为她写一篇作品，让她和原来友好的同学，后来不友好了，如今仍旧能言归于好。作家读罢信后，情绪被激动了，教师生活的情景又闪耀在眼前，从积累生活的源泉中，迸发出浪花来，促使她提笔写作《鸦鸦》：此中有情节，有思想，有感情，有问题，有办法，当然有结果。而故事的圆满结果，实质上就是结下教育的佳果。于是，问题小说有了教育作用，这在儿童文学作品中是个“宝”，只要写来不生硬，不干枯，而是文情并茂，引人入胜，从而产生作用，那就是了。

另一篇小说《老人箐》，事情发生在边远地区的山野里，带有悲剧性而又感人动人的作品，既写实，又浪漫，事情又奇又怪，人物有血有肉，写了老人生活的苦难与斗争，也写了孩子好奇的追踪与侦探，故事曲折，情节紧张，像绷紧了的弓弦，饱满而又强劲的一个短篇，非让读者一口气读完不可。这位作者远处西南边区，生活一定不如居住在大城市里舒适；可生活得不一般，具有新鲜感，则又非一般久居大、中城市的作家所能望其项背的。作家何去何从，这要从作家自身的生活习惯，兴趣爱好，更重要的是服从于作家的世界观与文艺观而定。

《驼铃叮咚》也是一篇小说，但与前面二者相比，它另有一种风格，较美，可读性较强。与其说它是一篇短短的小说，毋

宁说它是一篇长长的散文诗。读完以后，叫人舍不得释手，耳朵旁仿佛在响着一联串“叮咚！叮咚！”地有节奏感的驼铃声。啊，只几笔，把一个聪明活泼的赶驼孩子的形象，从纸面上陡然跃起。作者爱他，编者爱他，读者也会爱他。就像一股清澈的流水，流经心头，沁入肺腑。作品的结尾又是有余不尽地：“柳娃带着驼队继续赶路，‘叮咚！叮咚！’驼铃悠长悠长，飘向很远很远的地方”……

《虎孩》虽然也可以称之为篇小说，但它总不免是带有传奇色彩的篇章，生活中可能不可能存在这一情景，特别作为我国的读者是很难不怀疑的。且不管作品的真实与否，它该分属于哪种体裁？且不管它，可读来故事惊心动魄，文字却流畅如行云流水，作者的妙笔确是生花了；而且，“虎孩”竟向一个残酷的殖民主义者报了仇，会使读者感到快意而赞叹的。何况整篇所述，还能让读者获得异邦风物的地理知识，可以说是十分优良的一篇少年儿童文学作品。

《草丛里的小陨石》是一篇题材别致，风格异样，不落一般童话作品窠臼的有特色的童话。那些雏菊、狗尾草、鹅卵石，还有小鸟和蚂蚁，遇见这个从天而降的小陨石，不免先惊奇，诧异，后嘲笑，轻视，幸亏有见多识广的小鸟提醒他：“这儿的人喜欢平庸，对新奇的东西不能容忍。你总是会被发现的，不过现在你只能适应环境。”这一套处世哲学，促使小陨石随遇而安，一边默默地记住小鸟向他说过的话：“你总会被发现的。”这在他痛苦的心中升起了希望。作品虽然没有写到实处，小陨石究竟有没有回上天去，然而读者还是一目了然。小陨石以后怎样了？答案尽在不言中。好的作品总是促使读者沉思默想，细细体味的。

《笼中鸟》是一篇“物语式”的自述体的童话作品，过去在语文教科书里，常能读到那些《滴水自述》、《灰兔自白》等篇，不失为童话体裁中的一种写法。在童话世界范围内，这类写法的名著，有马修女作家的《狗的自述》，苏格的《驴的自传》，还有萨多维亚努的《倔强的驴子》，这些在文坛上著名的作品，都是十万字上下的中、长篇童话。一位长年在行政、编辑工作上很忙的业余作家，能在百忙中创作这样的作品，尽管是个短篇，已很不易了。

以《小布头奇遇记》为儿童文学的同行们所称赞的孙幼军，这回又以《西瓜房子》获奖了，看来他擅长创作小学校中年级生阅读的童话作品，是一位里手，写来真的文情并茂，是十岁上下小读者的精美粮食。对这一个阅读程度来说，作家是不容易动笔掌握的，浅之嫌淡，深之过浓，不免于两面不讨好。可作家优于为之，写来恰到好处。我已多次读到他这样的好作品，曾经在《文艺报》(1982年8期)上发表过评论，向教师、读者、作者推荐。希望儿童文学界的有心人(作家、编辑、评论家)多多关注。一般说来，小学中年级的文学读物偏少，这也是原因之一。文学作品，并不是愈短愈方便，愈浅愈好写，这倒是值得作家本人，以及文艺组织领导方面重视的问题，多加分析研究，加以奖评，这对推进幼童文学作品功莫大焉。

彝族普飞同志，写出了不少好的文学作品，但在少年儿童文学方面更为显著。他的散文《走在五彩缤纷的地方》，描写那兄弟民族的孩子们，怀着美好的理想与希望，五个孩子排成一支队伍，向挂着彩虹那边走去。于是在作家眼前呈现一幅彩画：孩子们不从小河那边走，怕把河水搅浑了，走不

上彩虹的背，所以向着草坪走，那里有千红万紫的花，那就是彩虹的尾巴。从尾巴爬到腰间，从腰间走到彩虹的背上。于是他们站在彩虹的背上了，边望着，边想着……直到彩虹在河边饮着水，翘着头，回到天上去不见了——多美的想象，多美的情景，多美的散文。作家把作品写得多美啊！

发表过不少好诗的黎焕颐，这回大笔一挥，为《少年文艺》（1987年10期）写了一首好诗《他才十八岁》。这首富有节奏感的有力的诗，唱出了少年战士的英雄气概，也写出了少年烈士的血染风采。是啊，给少年们的诗，应该多的是生气勃勃，激昂慷慨的篇章，少点儿、更少点儿缠绵悱恻的、甚至是靡靡之音。是诗人，该带这个头。这个头带得好。

班马的《沙滩上有一行温暖的诗》，写出了另一种情调的诗，获奖的这两者，虽然都是儿童诗，但是阅读的对象各有着年龄的特征，因而在题材上、语句上、风格上有所不同。这首诗尽管字句不齐整，音韵不规则，但诗意盎然，情节有味，朗诵起来，不只津津乐道，娓娓动听，还有春风拂面样地温暖的舒畅的感觉，是一首水晶般透明的散文诗。

本届评奖，入选的十五篇，比上届增加了三篇，从总的作品水平看来，似亦略高了一些，这当然是值得高兴的事（特别在小说方面的收获），而且总是一届比一届更好，后来居上。那么，我们这个评奖究竟如何，当然不能以主观意见为上下，是不是可以从中国作家协会儿童文学组举行的首届儿童文学奖作为一个“量表”来检视。《文艺报》于1987年11月28日，发表了它的“初评”，曾得过儿童文学园丁奖而被预选上的有8篇之多，其后在1988年4月9日终评时，仍然评上了7篇，筛落了的只是《小狐狸花背》。文学评奖是一件复杂而又困难的工作，

不会百分之百地正确无误，但是这次评上的四部长篇小说，完全可以肯定的，特别在终评时，以《荒漠奇踪》居首；而以《盐丁儿》次之，也是恰当的。至于儿童文学领域里的科学文艺作品，似应重视科学童话，而不是科幻小说。著名的科学幻想小说作家儒勒·凡尔纳，总共写出57部之多，但对儿童来说，只有《轻气球上五星期》和《格兰特船长的儿女们》等，能适合十岁上下的少年儿童阅读，有些内容较深的，已经是青年们的领地——科学幻想小说了。既然是属于“儿童文学评奖”，除了题材内容，创作质量，不能不多考虑读者的理解接受能力，以及他们的生活环境和兴趣爱好，这是“儿童王国”里的工程，在考虑文学价值之外，也应考虑到教育价值。如果丢弃了这个“砝码”，那么，既有文学在先，何用儿童文学为！

值兹祖国“四化”建设，向着繁荣富强的道路迈进，作为中国的儿童文学创作，是不是重点应该落在科学童话，科学诗和科学小说上，让孩子们从小时候起，就唤起他们的科学兴趣，从天赋的好奇、求知的心理出发，自然而然地导向爱科学，学科学，以至于动手搞科学，这对于祖国社会主义的建设前进有多么的重要！可这次评奖，北京忽视了这一点。初评时将《小狐狸花背》即错放入“中篇小说”中，因而看不到它作为科学文艺的好作品而落选——谁都只知道狐狸是坏东西（我也如此），如果读一下这部作品，就会增进一点儿科学新知，改变旧观念的。当然，作为寓言或童话作品里的这个角色——狐狸，那又当别论。

最后，将得了儿童文学园丁奖，而又被“首届优秀儿童文学奖”点上了名的作品，罗列一下，以检视我们六年来评奖工作的成绩——小说：《来自异国的孩子》（已被译成日文本，在